堯山堂外紀/卷0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堯山堂外紀

◀上一卷

卷二　列國

下一卷▶

卷二 • 列國

寧戚

〈字式。人休不休，人臥不臥。學十五歲，為齊威公師。嘗祝公曰：「使公無忘在莒，管子無忘在魯，戚無忘車下。」〉

寧戚欲干齊桓公，困窮無以自達，乃將任車適齊，暮宿郭門外。公郊迎客，夜開門，辟任車，爝火甚眾。戚飯牛車下，擊牛角歌曰：「南山矸，白石爛，生不逢堯與舜禪，短布單衣適至骭，從昏飯牛薄夜半，長夜漫漫何時旦？」又歌曰：「滄浪之水白石粲，中有鯉魚長尺半。弊布單衣裁至牆清朝飯牛至夜半。黃犢上阪且休息，吾將舍汝相齊國。」又歌曰：「出東門兮厲石斑，上有松柏青且闌。麤布衣兮溫縷，時不遇兮堯、舜主。牛兮努力食細草，大臣在爾側，吾當與爾適楚國。」公聞之，撫其手曰：「異哉，非常人也！」命後車載之，因授以政。

齊桓公使管仲求寧戚，戚應之曰：「浩浩乎，倏倏乎！」管子不解，歸而不怡，有少妾問焉，仲曰：「非而與知也。」妾曰：「毋少少，毋賤賤。」仲以語之，妾曰：「寧子

殆欲室乎？古有《白水詩》云：『浩浩白水，倏倏之魚。君來召我，我將安居？國家未立，從我焉如？浩浩者水，育育者魚。未有室家，而召我安居？』」〈浩浩、育育，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。戚有伉儷之思，故陳此詩見意。〉

百里奚

〈字凡伯，楚人。奚亡出，居百里，因氏。今南陽府城西有百里奚宅。宅旁有墓，呼七星冢。〉

百里奚少貧，流落不偶，欲出游以干諸國，其妻以門關烹母雞餞之，久而不歸，其妻無以自給，乃西入秦為澣婦，遂與奚相失。及晉虜奚，以為秦穆公夫人媵，奚亡走宛，公以五羖羊皮贖為相，號五羖大夫。其妻在秦，知之而未敢言。一日，奚坐堂上，樂作，所賃澣婦，自言知音，因援琴撫絃而歌者三，其一曰：百里奚，五羊皮。憶昔時，烹伏雌，炊扈廖，今日富貴忘我為？」其二曰：「百里奚，初娶我時五羊皮。臨當相別時烹牝雞！今適富貴忘我為？」其三曰：「百里奚，百里奚，母已死，葬南溪。墳以瓦，覆以柴。舂黃藜，揖伏雞。西入秦，五羖皮，今日富貴捐我為？」歌畢，奚愕然，問之，乃其故妻，遂還為夫婦。

楚王軫

〈楚熊姓，黃帝有熊氏之後。至鬻熊為文王師，成王封其曾孫熊繹于楚。〉

楚昭王渡江，有物大如斗，直觸王舟，王使人問孔子曰：「此名萍實，惟霸者能獲之。可剖而食，吉祥也。」王食之，大美。孔子歸，弟子請問，曰：「吾昔過陳，聞童謠曰：『楚王渡江得萍實，大如斗，赤如日，剖而食之甜如蜜。』此楚王之應也。吾是以知之。」

吳王闔閭

〈都姑蘇。欲西破強楚，楚在西北，故立閶門以通天氣。後伐越，創死，葬閶門外，有白虎居塚上，因號虎丘。其子夫差報越，敗越于夫椒，今常州馬跡山是也。〉

帝嚳時，太上遣使齎靈寶真文授帝，帝將仙，封之鍾山，至夏禹登位，巡狩度弱水，登

鍾山，遂得靈寶真文。禹未仙前，復封之北嶽及包山洞庭之室。吳王闔閭出遊包山，見一人，自言姓山名隱居，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，其文不可識，令人齎問孔子，孔子曰：「丘聞童謠云：『吳王出遊觀震湖，龍威丈人山隱居。北上包山入靈墟，乃入洞庭竊禹書。天帝大文不可舒，此文長傳百六初，若強取出喪國廬。』使者反白闔閭，乃尊事之。

闔閭墓中石銘云：「嗚呼！吾之君王，棄吾之邦，遷於重岡。維岡之陽，吾王之邦。」

夫差小女紫玉，年十八，有童子韓重年十九，紫玉悅之，私交信問，許為之妻。重學於齊、魯間，臨去，屬其父求婚，王怒，不與。紫玉結氣死，葬閶門外。三年重歸，往弔于墓，紫玉從墓側形見，宛頸而歌曰：「南山有鳥，北山有羅。意欲從君，讒言孔多。悲結成疾，沒命黃墟。命之不造，冤如之何！羽族之長，名為鳳凰。一日失雄，三年感傷。雖有眾鳥，不為匹雙。故見鄙姿，逢君輝光。身遠心邇，何曾暫忘！」歌畢，歔欷流涕，要重還冢，與之宴飲三日夜，盡夫婦禮。臨出，取徑寸明珠及昆崙玉壺與之。重詣王，自說其事，王大怒，謂重發塚，托以鬼神，趣收重。紫玉忽來見，跪而言曰：「昔諸生韓重求玉，大王不許，今名毀義絕，自致身亡，重遠還弔唁，感其篤終，輒與相見，因遺以珠玉，不為發冢。願勿推治。」夫人聞之，出抱紫玉，忽如煙不見。

越王勾踐

〈吳王赦使歸國，用范蠡計，求得陰峰之瑤，古皇之驥，湘、沅之鱓，又有美女，一名夷光，二名修明，以貢于吳。吳滅，蠡乘輕舟，游五湖、變姓名，自號鴟夷子皮。〉

越王欲謀覆吳，范蠡進善射者陳音。音，楚人也。越王請音而問曰：「孤聞子善射，道何所生？」音曰：「臣聞弩生於弓，弓生於彈，彈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，故作彈以守之，歌云：『斷竹、續竹，飛土、逐宍』。」〈古肉字。此二言之始。〉

勾踐將入吳，與諸大夫別於江上，勾踐夫人顧烏鵲啄江渚之蝦，飛去飛來，因據船慟哭而歌曰：「仰飛鳥兮烏鳶，凌玄虛兮號翩，集洲渚兮優恣，啄蝦矯翮兮雲間，任厥性兮往還。妾無罪兮負地，有何辜兮譴天。風颿獨兮西往，孰知返兮何年？心憀憀兮若割，淚泫泫兮雙懸。」又歌曰：「彼飛鳥兮鳶烏，已迴翔兮翕蘇。心在專兮素蝦，何居食兮江湖？徊復翔兮游　　，去復返兮於乎。始事君兮去家，終我命兮君都。終未遇兮何辜，離我國兮去吳。妻衣褐兮為婢，夫去冕兮為奴。歲遙遙兮難極，冤悲痛兮心惻。腸千結

兮眼膺，於乎哀兮忘食。顧我身兮如鳥，身翱翔兮矯翼。去我國兮心遙，情憤惋兮誰識！」王聞歌大慟，謂夫人曰：「孤何憂？吾之六翮備矣。」遂入吳，共稱臣妾焉。

越王自吳還國，乃苦身焦思，懸膽于戶，出入嘗之。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，作黃絲布獻吳，吳王乃增越封，賜羽毛之飾、几杖、諸侯之服，越國大悅。采葛之婦，傷越王用心之苦，乃作《若之何》詩曰：「葛不連蔓棻台台，我君心苦命更之。嘗膽不苦甘如飴，令我采葛以作絲。饑不皇食四體疲，女工織兮不敢遲。弱于羅兮輕霏霏，號彼剄飩獻之。越王悅兮忘罪辜，吳王歡兮飛尺書。增封益地賜羽旗，几杖茵蓐諸侯儀。群臣拜舞天顏舒，我王何憂能不移？」〈越王將歸，有丹烏夾王而飛，故得入國，囚起望烏臺。既增封，乃使大夫種齎葛布十萬、甘密九檟、丈笥七枚，狐皮五雙，報增封之禮。〉

越王伐吳，國人各送其子弟于境上，作《離別相去之辭》，曰：「躁躁摧長恧兮，擢戟馭殳。所離不降兮，以泄我王氣蘇。三軍一飛降兮，所向皆殂。一士判死兮，而當百夫。道祐有德兮，吳卒自屠。雪我王宿恥兮，威振八都。軍伍難更兮，勢如貔貅。行行各努力兮，於乎於乎！」

越王既滅吳，霸諸候，號令于齊、楚、秦、晉，皆輔周室，秦厲公不如命，勾踐乃選吳、越將士，西渡河，以秦人懼，自引咎，越乃還軍。軍人悅樂，作《河梁之詩》曰：「渡河梁兮渡河梁，舉兵所伐攻秦王。孟冬十月多雪霜，隆寒道路誠難當。陳兵未濟秦師降，諸侯怖懼皆恐惶。聲傳海內威遠邦，稱伯穆桓齊楚莊，天下安寧壽考長，悲去歸兮河無梁。」

越俗性率朴，初與人交，有禮，封土壇，祭以犬雞，祝曰：「君乘車，我帶笠。他日相逢下車揖。君擔簦，我跨馬，他日相逢為君下。」

趙簡子鞅

〈邯鄲縣，古趙國，每年三月日，空巷上簡子冢。塚形如硯，世謂硯子冢。〉

趙簡子南擊楚，渡漢，津吏醉臥，怒，欲殺之，其女娟持楫走前曰：「妾父聞君渡不測之水，故禱江、淮之神，不勝杯酌，沉醉至此。妾願以微軀，易父之命。」簡子遂釋不誅。將渡，娟攘拳操楫而請，中流發《激棹之歌》曰：「升彼河兮面觀清，水揚波兮杳冥冥。禱求福兮醉不醒，誅將加兮妾心驚，罰既釋兮瀆乃清。妾持楫兮操其維，蛟龍助

兮主將歸，呼來棹兮行勿疑。」簡子大悅，比歸，納為夫人。

魏文侯斯

〈以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為師。段干覆姓，其子隱如入關，去干為段。〉

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，其僕曰：「君胡為軾？」曰：「木，賢者也，安敢不軾？」其僕曰：「然則，君何不相之？」於是文侯請以為相。木不肯受，乃致祿百萬，而時往館之。國人相與誦曰：「吾君好正，段干木之敬。吾君好忠，段干木之隆。」

韓憑

〈塚在下邳。晉時王玄象任下邳太守，好發塚。或告玄象：憑墓有一女子，近視則亡。即命發之。見一棺上有金蠶銅人數百，一女可二十歲，姿容若生，臂有金釧，斬臂取之，女復死。〉

韓憑為宋康王舍人，妻何氏，美而艷，康王奪之，囚憑於獄。何氏因作《烏鵲歌》以見志，曰：「南山有烏，北山張羅。烏自高飛，羅當奈何？」又曰：「烏鵲雙飛，不樂鳳皇。妾自庶人，不樂君王。」後聞憑自殺，即陰腐其衣，與王登臺，自投臺下，左右引衣，衣不勝手，得遺書于帶中，曰：「願以屍還韓氏，合葬。」王怒，葬青陵臺，與憑塚相望。一夕，梓木生二塚上，根交枝連，又有鳥如鴛鴦，恒棲其樹，朝暮悲鳴，後人謂，此禽即韓憑夫婦精魂，因名為韓憑鳥。〈何氏又有《寄憑歌》曰：「其雨淫淫，河大水深，日出當心。」康王以問蘇賀，賀曰：「雨淫淫，愁且思也；河水深，不得往來也；日當心，有死志也。」〉

羅敷

〈秦氏女子，邯鄲人。〉

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。王仁後為趙王家令，羅敷出採桑於陌上，趙王登臺，見而悅之，因置酒欲奪焉。羅敷善彈箏，作《陌上桑》之歌以自明，趙王乃止。其一解云：「日出東南隅，照我秦氏樓。秦氏有好女，自名為羅敷。羅敷喜蠶桑，採我城南隅。青絲為籠係，桂枝為籠鉤。頭上倭墮髻，耳中明月珠。綈綺為下裙，紫綺為上襦。行者見羅敷，

下擔捋髭須。少年見羅敷，脫帽著帩頭。耕者忘其犁，鋤者忘其鋤。來歸相怨怒，但坐觀羅敷。」其二解云：「使君從南來，五馬立踟躕。使君遣吏往，問是誰家姝？『秦氏有好女，自名為羅敷。』『羅敷年幾何？』『二十尚不足，十五頗有餘。』『使君謝羅敷，寧可共載不？』羅敷前置辭：『使君一何愚！使君自有婦，羅敷自有夫。』其三解云：「東方千餘騎，夫婿居上頭。何用識夫婿？白馬從驪駒。青絲繫馬尾，黃金絡馬頭。腰中鹿盧劍，可值千萬餘。十五府小史，二十朝大夫。三十侍中郎，四十專城居。為人潔白皙，鬑鬑頗有鬚。盈盈公府步，冉冉府中趨。坐中數千人，皆言夫婿殊。」

馮煖

〈即馮驩。孟嘗君招致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，食客常數千人。煖為市義，卒蒙其力，後世以為客中翹楚。〉

馮煖居齊，貧乏不能自存，使人屬孟嘗君，願寄食門下，左右以君賤之，食以草具。居有頃，倚柱彈其劍，歌曰：「長鋏歸來乎，食無魚！」左右以告孟嘗君，曰：「食之，比門下之客。」居有頃，復彈其鋏，歌曰：「長鋏歸來乎，出無車！」左右皆笑之，以告孟嘗君，曰：「為之駕，比門下之車客。」於是乘其車，揭其劍，過其友曰：「孟嘗君客我。」後有頃，複彈其劍鋏，歌曰：「長鋏歸來乎，無以為家！」左右皆惡之，以為貪不知足，孟嘗君問，知有母老，乃使人給其食用，無使乏。於是馮炔桓錘琛

趙公子勝

〈封平原君。秦昭王遺書：「聞君高義，願與君為十日之飲。」〉

平原君好士，食客嘗數千人。孔子之玄孫子高〈穿〉自魯適趙，平原君與飲，強之酒，曰：「昔有遺諺：『堯舜千鐘，孔子百觚，子路嗑嗑，尚飲十選，古之聖賢無不能飲，吾子何辭？」子高曰：「穿聞賢聖以道德兼人，未聞以飲。」平原君曰：「即如先生言，則此言何生？」子高曰：「生于嗜酒者。蓋其勸勵採戲之辭，非實然也。」平原君欣然曰：「吾弗戲子，無所聞此雅言也。」

楚襄王橫

〈懷王子。宋玉者，屈原弟子，仕王為大夫。〉

赤帝女姚姬，未行而卒，葬于巫山之陽，號曰巫山之女。楚襄王一日與宋玉遊于雲夢，望高唐有雲氣，曰：「此何氣也？」玉曰：「此所謂朝雲也。昔先王遊高唐，晝寢，夢一婦人，自稱是巫山之女，王因幸之。去而辭曰：『妾在巫山之陽，高丘之岨，旦為朝雲，暮為行雨。朝朝暮暮，陽臺之下。』旦朝視之，果如其言。故為立廟，號曰朝雲。」

楚襄王與唐勒、景差、宋玉游陽雲之臺，王曰：「能為寡人大言者，上座。」王因唏曰：「操是太阿剝一世，流血沖天，車不可以厲。」唐勒曰：「壯士憤兮絕天維，壯斗戾兮太山夷。」景差曰：「校士猛毅皋陶嘻，大笑至兮摧罘罳。鋸牙雲，犬希甚大，吐舌萬里唾一世。」宋玉曰：「方地為車，圓天為蓋，長劍耿耿倚天外。」王曰：「未也。并吞四夷，飲枯河海，跂越九州，無所容止，身大四塞，愁不可長，據地分天，迫不得仰。」

楚襄王既令諸大夫造《大言賦》，賦畢，宋玉受賞。王曰：「抑未備也。有能為《小言賦》者，賜之雲夢之田。」景差曰：「載氛埃兮乘剽塵，體輕蛟翼，形微蚤鱗，聿遑浮踊，凌雲縱身。經由針孔，出入羅巾，飄妙翩綿。乍見乍泯。」唐勒曰：「析飛糠以為輿，剖秕糟以為舟，泛然投乎杯水中，淡若巨海之洪流，繩蚋　以顧盼，附蠛蠓而遨游，寧隱微以無准，原存亡而不憂。」又曰：「館于蠅須，宴於毫端，烹虱脛，切蟣肝，會九族而同嚌，猶委餘而不殫。」宋玉曰：「無內之中，微物漸生。比之無象，言之無名。蒙蒙滅景，昧昧遺形。超于太虛之域，出于未兆之庭。纖于毳末之微蔑，陋于茸毛之方生。視之則眇眇，望之則冥冥。離朱為之歎悶，神明不能察其情。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，何如此之為精。」王曰：「善。」賜以雲夢之田。

楚襄王好女色，宋玉為賦以諷曰：「或謂玉為人，身體容冶，口多微詞，出愛主人之女，入事大王。臣身體容冶，受之二親，口多微詞，聞之聖人。臣嘗出行，僕饑馬疲，正值主人門開，主人翁出，嫗又到市，獨有主人女在。女欲置臣，堂上太高，堂下太卑，乃更于蘭房之室，止臣其中。中有鳴琴焉，臣援而鼓之，為《幽蘭白雪》之曲，主人之女，翳承日之華，披翠雲之裘，更被白縠之單衫，垂珠步搖，來排臣戶，為臣炊雕胡之飯，烹露葵之羹，來勸臣食，以其翡翠之釵，挂臣冠纓，臣不忍仰視。為臣歌曰：『歲將暮兮日已寒，中心亂兮忽多言。』臣復援琴鼓之，為《秋竹積雪》之曲，主人之女又為臣歌曰：『內怵惕兮徂玉床，橫自陳兮君之旁。君不御兮妾誰怨？日將至兮下黃泉。』玉曰：『吾寧殺人之父，孤人之子，誠不忍愛主人之女。』」王曰：「止止。寡人于此時，亦何能已。」

楚襄城君始封，衣翠衣，帶玉鉤，履縞舃，立乎水上。大夫莊辛過而說曰：「願把君手，可乎？」襄城君非色，不言。辛遷延稱曰：「君不聞鄂君乎？乘青翰之舟，張翠蓋，會鐘鼓之音，越人擁楫而歌曰：『今夕何夕兮，搴洲中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與王子同舟。蒙羞被好兮，不訾詬恥。心幾煩而不絕兮，得知王子。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悅君兮君不知。』於是鄂君舉繡被而覆之。」襄城君乃奉手進辛。

秦皇政

〈虎口，日角，火目，隆鼻，鷙鳥膺，豹聲，長八尺六寸，大七圍，手握兵執矢。名祖龍。侯生數其淫暴，謂萬萬丹朱，千千桀紂。〉

始皇祠洛水，有黑頭公從河中出，呼始皇曰：「來！受天之寶。」乃與群臣作歌曰：「洛陽之水，其色蒼蒼。祠祭大澤，倏忽南征。洛濱螫禱，色連三光。」

初，燕太子丹質于趙，與秦皇善，秦皇即位，丹質于秦，遇之無禮，丹怒，欲歸，秦皇不聽，謬言曰：「烏白頭，馬生角，乃可。」丹仰嘆，而烏既白頭，馬為生角。秦皇不得已，造機發之橋，欲陷丹。丹過之，橋為不發。比歸，怨秦皇，必欲報之。閭衛人荊次非軻賢，使劫秦皇，次非不擇日而發，太子賓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上，高漸離擊築，次非和而歌曰：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」入秦，獻督亢圖，左手把秦皇袖，右手椹其胸，秦皇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從子計耳，乞聽琴聲而死。」乃召姬人鼓琴，琴女秦曲云：「羅縠單衣，可掣而絕；三尺屏風，可超而越；鹿盧之劍，可負而拔。」王從其計，遂體解以徇。次非不解琴，故及于難。後漸離以擊築得幸，因以築擊殺秦皇，不中，死。

始皇二十八年，東行郡縣，上泰山陽，至顛，立石頌德，風雨暴至，休大松下，因封為五松大夫。後人《詠松》云：「半依岩岫倚雲端，獨上亭亭耐歲寒。一事頗為清節累，秦時曾作大夫官。」

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，茅盈高祖停于華山中乘雲駕鶴，白日昇天。先是時，有巴謠歌云：「神仙得者茅初成，駕龍上昇入太清。時下玄洲戲赤城，繼世而往在我盈。帝若學之臘嘉平。」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，父老具對曰：「此仙人之謠歌，勸帝求長生之術。」於是始皇欣然，乃有尋仙之志，因改臘曰嘉平。〈茅盈，咸陽人，得道，隱句曲，邦人

因改句曲為茅君山。時盈二弟，衷為五官大夫、西河太守，固為執金吾，治句曲山，衷治常良山，盈為司命真君，東嶽上卿。漢平帝元壽二年也。內法既融，外教坦平，爾乃風雨以時，五禾成熟，疾癘不起，暴害不行。父老歌曰：「茅山連金陵，江湖據下流。三神乘白鶴，各在一山頭。佳雨灌畦稻，陸田亦複周。妻子保堂室，使我無百憂。白鶴翔青天，何時復來游？」〉

秦築長城，起臨洮，至遼東，延袤萬餘里，死者相屬。民歌云：「生男慎勿舉，生女哺用脯。不見長城下，尸骸相支柱？」

始皇作驪山陵，周迴跨陰盤縣界，水背陵，鄔使東西流，運大石于渭北，民怨之，作《甘泉之歌》云：「運石甘泉口，渭水不敢流。千人唱，萬人謳，金陵餘石大如堰。」〈是年作阿房宮，以磁石為門，懷刃者輒止之。又起雲明臺，子時興工，午時已畢，謂之子午臺。〉

始皇既坑儒焚典，遂欲發孔子墓，取諸經傳。先是，孔子將死，遺秘書懸甕中，始皇登孔子臺，上床啟甕，得丹書，曰：「後世一男子，自稱秦始皇，登我堂，上我床，顛倒我衣裳，至沙丘而亡。」怒而發塚。及達沙丘，令修別路，見一群小兒，輦沙為阜，問云沙丘，從此得病。葬之日，匠人作機巧者，生閉墓中。〈孔子卒，戒門人作虛墓十間，及始皇發墓，至十間，有鬼出，逐之，過曲阜十八里沒，掘之不得，因名白兔溝。〉

優旃者，秦倡侏儒也，嘗侍始皇，立殿上。秦法重，非有詔不得輒移足，時天寒雨甚，武士被楯立庭中。優旃欲救之，戲曰：「被芾桑汝雖長，雨中立；我雖短，殿上幸無濕。」始皇聞之，乃令徙立廡下。

秦二世立，欲漆其城，優旃曰：「佳哉漆城！光蕩蕩。寇來不得上。」二世以其故止。

西楚霸王籍

〈《漢書項籍傳》：「羽學書不成，去；學劍又不成，去。」去者，罷棄之意。李謂：「學書學劍，皆以不成而棄去。」少微江氏節其字，謂「學書不成，去學劍，又不成」遂使學者例以「去學劍」為句，誤甚。〉

項王有美人名虞，常幸從，有駿馬名騅，常騎之。及軍壁垓下，諸侯兵圍之數重，夜聞

四面皆楚歌，乃悲歌慷慨，自為詩歌數闋。歌云：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騅不逝。騅不逝兮可奈何！虞兮虞兮奈若何？」美人和云：「漢兵已略地，四面楚歌聲。大王意氣盡，賤妾何聊生？」項王泣數行下。虞姬乃請劍自刎。〈虞姬葬處，生草能舞，人呼為虞美人草。〉

齊王橫

〈田儋，狄人也。從弟田榮，榮弟田橫，皆豪強，能得人。兄弟三人更王。〉

秦末，田橫自立為齊王，後居海島。漢有天下，召橫，至千戶鄉自剄。從者聞之不敢哭，為挽歌歌之云：「薤上朝露何易晞？露晞明朝更復落。人死一去何時歸？」又云：「蒿里誰家地？聚斂精魂無賢愚。鬼伯一何相催促？人命不少相踟躕。」〈今之挽歌自橫始。武帝時，李延年分為二曲，「薤露」送王公貴人，「蒿里」送士大夫庶人。〉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